

壯悔堂集

冊一

517
17
线装

壯悔堂集

四倍齋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丁輔之監造

壯悔堂文集序

侯子曩所刊古文數百篇兵火焚佚盡亡其冊乙酉秋自江南歸里始悔從前古文辭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爲掩拙者今十年中新著古文若干卷以付徐子而敘之敘曰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謂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于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爲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于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遺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之于馬遷猶顏曾思孟之于孔子也道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然善學

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不可爲儀者也侯子今十年之文則可謂離于夢陽景明之說而中有確然自信者也蓋夢陽景明謂爲文本于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明三百年所以有詩而無古文辭也詩之所以越宋元而直同于唐也夢陽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惟侯子之文奉馬遷爲高曾而實宗乎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礴百折不移雖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或曰信子之言則昌黎諸子之文反居于遷固莊列管韓左國公穀石鼓文穆天子傳之上矣對曰君子之爲古文辭也爲其真者而已矣真者不必其貌之似也彼僞鼎彝者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何益乎篆隸之變而八分行草也晉之羲之獻之唐之虞世南

顏真卿亦工其變者而已矣不聞其習篆隸也知此者可以讀侯子
之文矣社第徐隣唐爾黃氏撰

壯悔堂文集序

事有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有識者遇之其咨嗟讚歎而急稱之可知也有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其在小者猶不能不以之興感況於數百年失之而一朝得之者而迺在於經國之業不朽之際其關於世何如也嗚呼文章至今日凡數變矣易書詩春秋四子之書以載道也非可以文言也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春秋讀詩者如無書聖人之文不可及也至矣哉修之研見至隱也哉世皆知誦蘇洵之文而洵乃淵源於孟子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賢之文莫不有條理每進而愈出而合離起伏開文之變而具乎規矩放于戰國接乎漢氏而離離蔚蔚爭長並出亦巍乎其盛哉漢氏之文不易盡尤著者爲司馬遷班固固尙有不及遷者而遷遂爲古今文之冠然則合離起伏極文之變而莫不有規矩後之學者其尙求之遷焉可矣求工於字與句晉以後之失也昔人所以謂之衰也直謂之

無文焉可也嗣盛嗣衰而衰之極者至於明古人之文潔而明之文
冗古人之文粹而明之文膚古人之文朴以蒼而明之文媚明之文
鉤棘夫晉以後以其求工於字與句者失之而在唐宋有韓柳歐蘇
曾王諸公取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而以合離起伏變化而一乎規
矩者拯之韓柳歐蘇曾王諸公拯之而明乃以其冗者膚者媚而鉤
棘者易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以壞之文之統不亡吾知必有韓柳
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
季亦知必有若諸公者起于明當此之時而視其人其所關何如也
需之而遇之其爲咨嗟讚歎而急稱之者又可知也則余友侯子其
人也侯子曩以詩與制舉藝名海內海內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
而尙未見侯子之爲古文也侯子十年前嘗出爲整麗之作而近乃
大毀其向文求所爲韓柳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
焉而其文已竟與韓柳歐蘇曾王諸公等昔司馬遷歷四海周天下

名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振耀古今夫文非徒以辭也侯子
向嘗遊兩都歷邊塞浮江淮盡吳越觀覽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則所
得於事與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與古作者發明矣今將
次所爲文行于世其爲離合起伏變化而合乎規矩者世應具見也
壬辰秋九月同里年盟弟徐作肅恭士書

侯朝宗先生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祖執蒲明太常寺卿父恂戶部尙書風節皆爲世所仰重方域生有異質侍父京師多爲賢公卿所賞拔謂彊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足稱膏飫中才子第方域旣出事公卿又習聞家庭訓述遂能諳練當代典故別白士大夫賢否歸益讀書交結里中雋異如賈開宗徐作霖劉伯愚吳伯裔兄弟輩日相切磨爲文皆古雅淡泊復能以氣誼自尙於是名起雪苑南國應復兩社之豪翕然宗之年二十二就試金陵雲間楊廷樞攜登金山俯仰慷慨有極目神州舍我誰濟之歎旣而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以口舌嚴崔魏遺孽之誅一時文章氣節經濟之譽爭歸朝宗焉其後父督軍援汴方域亟效言迫於時勢遂寢其策遣往寓吳道遇叛帥劉超劫使畫策方域不少爲屈縷縷分別禍福爲陳北都困迫惟以所統疾走勤王庶可轉敗爲功卽不然亦可湔洗惡名

失此則身死名辱言皆深中事機識者聞之謂朝宗每以經綸自許
今乃知爲不謬也迨福王立於南都馬士英以定策蒙寵諸見廢於
正論皆夤緣以復進曩爲方域所斥絕者躡位司馬欲修故怨假詔
逐捕幾殺之逃匿史可法軍中乃免一天兵渡江始歸田里與一二
老儒討論文章性道之指所得往往益深其散見於篇中皆歷歷可
考也蓋痛懲少年果銳浮華無所用漸欲反身切治以要其歸未幾
卒方域生於貴胄負高才重望有不可一世之意然人有一善卽在
孤寒未嘗不獎激推引與之均禮其尤賢者則屈己下之惟恐不得
所欲寧易爲人所可及苟充其志卽古休休有容以善養人又何尙
焉而使不在興賢育才之地抑亦斯人之不幸與嗚呼

論曰世之知有朝宗者衆矣類以其文云耳卽其氣節才猷亦不過
視爲文中之藻葩或未能盡知而許爲果然也況有能進於是焉者
乎舉細遺大惡在乎其知之也余獨信先生有幾道之姿特降年不

久未盡其變化之用耳以語世人未見有契余言者嗚呼人豈易知
知人亦豈易言苟非無蔽於前而逆溯其志之所向者其孰與幾之
故特爲小傳以彰其微焉睢州後學田蘭芳撰

本傳

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時所引重尤負氣阮大鍼願與交不肯往後大鍼興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爲二戰不勝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熟據蘇州守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計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授官辭歸明 思宗時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嘗進計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劍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徇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師噪當立斬之以明軍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土寨團結之徒不下數

十萬皆願自効宜毋問所從來收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掎角并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不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柰何據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之甲卽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策之上也急自縛往見吾父儻待奏命朝廷方姑息戎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往來宛洛間觀變逋誅我卽不言亦必有爲君畫者然如此則真反矣願君無以爲意超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旣不見用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歌古文論者謂

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制文尤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觀其集非虛語也武威賈開宗撰

侯朝宗公子傳

方明季啓禎之間逆閹魏忠賢徒黨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爲天下持大義者有四公子其人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興陳定生貞慧與商邱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公子祖曰太常公執蒲父曰司徒公恂叔曰司成公恪皆以東林忤逆閹先後罷官而司徒公罹禍最酷下請室者再公子爲司徒公第三子生而穎異讀書嘗兼數人幼隨司徒公官京師卽慷慨盱衡好言天下大計束髮歸試輒冠一軍爲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萬言立就偕昆弟輩及里中諸子創社雪苑與四方聲氣相應和一時有吳侯徐劉之目性豪邁不受羈束嘗讀書東園時太常公家居課諸孫嚴甚公子每攜季弟逸出選伎徵歌數數然終不荒所業已以郡學生例入南雍應留都京兆試留都故佳麗地海內賢豪輻輳論交把臂馳騫於詩酒聲色之場公子

遨遊其間人人引重無不願交恐後以是名益盛意氣殊自得也雅嗜聲技解音律買童子吳閬延名師教之身自按譜不使有一字譌錯縱或賓筵轟飲高談雅辯滑稽嘲笑之時或對客揮毫賦詩屬文裁答束如流水耳聽目攝心度口酬他人傍觀五色眩瞀而公子兼綜並理洋洋若平常脫或白雪偶乖紅牙稍越曲有誤周郎顧聞聲先覺雖梨園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初司徒公亦留意於此蓄家樂務使窮態極工致令小童隨侍入朝班審諦諸大老賢奸忠佞之狀一切效之排場取神似逼真以爲笑噓至是投老寂寞公子乃教成諸童挈供堂上歡司徒公爲色喜而里中樂部因推侯氏爲第一也公子雖豪舉乎然心不忘家國之故彌敦氣節詡詡負經濟頗思自見其才會大賊李自成蹂躪河南破四郡圍汴急朝命起司徒公督師解汴圍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於是公子立進計請用賜劍誅晉帥許定國以譟師之罪而破文法斬一甲科守令之不應徵辦者